

論戰國時期言語異聲與楚系簡帛中的文字異寫*

——兼論戰國楚方言的性質

葉玉英

廈門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

楚簡中的形聲字異體、通假字、變形音化字、雙聲符字所反映的語音現象有三種：語音與戰國雅言完全相同、非常接近、或者有比較大的不同。其中第三種情況所揭示的當為楚方言。楚系簡帛中的文字異寫表明：至遲到戰國中晚期，楚方言已經形成。楚方言中保留了系統的清鼻流音和複輔音聲母，它們是西周春秋雅言的留存。戰國楚方言的形成是多民族語言融合的結果，只是在融合過程中華夏語起主導作用。楚簡中語音差別比較大的用字，很可能反映的是戰國楚方言中不同的語音層次或語言內部的演變。

關鍵詞： 楚簡 文字異寫 楚方言 變形音化 雙聲符字

* 本文英文版已於 2017 年發表，詳見 Ye Yuying, “Variant Speech Sounds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Variant Characters in the Chu Manuscripts: On the Nature of the Chu Dialect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50, 3 (2017): 213-234.

* 【基金資助】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古文字異部諧聲通假與上古音研究」（編號 14BYY099）；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16 批戰國楚簡諧聲通假數據庫建設與上古音研究」（編號 17AYY013）。

* 文中所用楚簡文字異寫的字例與拙文《據秦楚用字之異考察複聲母在戰國秦楚方言中的留存》（復旦學報 2017 年第 3 期）所用例證有部分是重合的。

從商周古文字材料來看，雖然生活在當時中國大地上的民族口語語言可能各不相同，但他們所用的文字卻大致是一致的。¹到了戰國時期，長期的政治分裂，使得「言語異聲，文字異形」（《說文解字·敘》）的局面日益嚴重。人們因口語語言不同，慢慢影響到文字上，也形成文字上較大的差異。目前古文字學界一般把戰國文字分成五系，即秦系、楚系、三晉、齊系和燕系。²在大量出土戰國文字材料的今天，不少學者都在探索戰國文字異寫的成因，³有的還對戰國時期的文字異寫進行比較深入的專題研究，⁴但他們都還沒有考慮戰國時期的文字異形是否與語言的不同有直接聯繫。我們認為，如果想要把握戰國時期文字異寫現象的本質，就應該將它與戰國時期的語言狀況聯繫起來考察。本文以楚簡為研究對象，探討楚簡文字異寫與戰國楚方言的關係。

- 1 山東鄒平丁公村出土的龍山時代陶文和江蘇高郵龍虬莊出土的龍山晚期陶文被認為是古代東夷文字，考古還發現春秋晚期巴蜀文字和春秋戰國古越族文字。不過這些文字使用範圍可能有限，影響力也遠遠不如殷商甲骨文和兩周金文。在商周時代，起主導地位的文字系統還是商周文字。參看俞偉超：〈東夷系統的已佚古文字〉，收入《揖芬集——張政烺先生九十華誕紀念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頁139-146；馮時：〈試論中國文字的起源〉，《四川文物》2008年第3期，頁46-49；馮時：〈巴蜀印章文字考釋——巴蜀文字釋讀方法探索〉，《四川文物》2015年第3期，頁32-36；王志平：〈「東夷文字」的系屬與語言接觸問題〉，《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李學勤先生八十壽誕紀念論文集》（上海：中西書局，2016年），頁589-602。
- 2 李運富對此持反對意見。他認為戰國文字從總體來看，仍然是一個系統，只是在這個系統內部有比較多的個體字符差異和局部風格的不同。戰國的分裂並沒有造成漢字體系的分裂。參看李運富：〈戰國文字「地域特點」質疑〉，《中國社會科學》1997年第5期，頁170-182。
- 3 張振林：〈戰國期間文字異形面面觀〉，收入向光忠主編：《文字學論叢》第二輯（武漢：崇文書局，2004年），頁346-353；孔祥卿：〈言語異聲，文字異形——戰國時期漢字狀況與彝文現狀之比較〉，收入《文字學論叢》第二輯，頁354-377；陳偉武：〈一簡之內同字異用與異字同用〉，收入陳偉武主編：《古文字論壇》第一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135。
- 4 周波：《戰國時代各系文字間的用字差異現象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12年）；陳斯鵬：《楚系簡帛中字形與音義關係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魏慈德：《新出楚簡中的楚國語料與史料》（臺北：五南圖書，2014年）。